

克萊拉密里奇



著 夫 涅 格 屠 · 俄
譯 時 成

刊社版出明平

8
76

克萊拉 密里奇



.....
.....

中國社會出版社



新 譯 文 叢 刊

奇 里 密 · 拉 萊 克

譯 時 成 著 夫 涅 格 屠 · 俄



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

• 1 9 5 0 •

克萊拉·密里奇

收

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文轉譯的英譯名 *Clara Mitchell*
(*Home Tales*) 集子裏面。

一八七八年春天，在莫斯科沙鮑洛夫加街的一所小木屋裏，住着一個二十五歲叫做耶可夫·阿拉托夫的年青人。和他同住的是他父親的妹妹，一個五十多歲的老處女，派拉多尼達·伊凡諾夫娜。她爲他主持家務，管理家用，因爲阿拉托夫不會做那種事情。他沒有別的親戚。不多幾年前，他的父親，一個薄有家產的鄉紳，帶了他和派拉多尼達·

伊凡諾夫娜一塊兒搬到了莫斯科。他老是她做派拉多夏，她的姪兒也就這樣稱呼她。老阿拉托夫離開了在那時以前一直住着的鄉間在這個古老的首都住下來，他的目的甚送他兒子進大學唸書，他親自料理了這件事，他化很少的錢在一條城邊的街上買一所小屋子，自己連同所有的書籍和零碎的科學儀器搬了進去。他購買的書籍和

物件不在少數——因為他是一個學識豐富的人……「一個十足的怪人」他的隣居們都這麼說他。他在他們中間成了一個術士；他甚至得了「昆蟲觀察者」的頭銜。他研究過化學、鑛物學、昆蟲學、植物學和藥物學；他依照派拉塞爾蘇斯^①的方法用他自己發明的藥草和金屬粉末免費醫治過病人。就由於這些粉末他把他的美麗、年青而又纖弱的妻子送進了坟墓。他狂熱地愛着她，他和她祇有一個獨生子。當他發現在他的兒子從他母親那兒遺傳得來的體質中有着貧血症和肺病的徵象時，他爲了想使他強壯起來，卻用這些同樣的粉末反倒多多少少毀了他的兒子的健康。人家把「術士」的稱號送給他的一部份原因是他把自己認作偉大的勃羅斯的一個後裔——自然不是嫡系的——並且給他的兒子起了「耶可夫」這個名字來表示對這個偉人的尊敬。^②

① 本名 T. B. Von Hohenheim (1493—1541) 瑞士的鍊金術家和醫生。他輕視傳統，曾在德國和瑞士各地照他自己的方法行醫。

② 俄文的「耶可夫」等於英文的「傑姆斯」。James (Yakoff) D. Bruce (1670—1735) 是一個原籍蘇格蘭的俄國工程師。

他是那種所謂極其和氣的人，可是性情悒鬱，遲緩而又羞怯，愛好一切神祕玄妙的事物……一聲半似悄語的「啊！」是他習用的驚歎辭；甚至在他移居莫斯科兩年後臨死時，他的唇間還留着這聲驚歎。

他的兒子耶可夫，外貌不似他的平凡、笨拙、粗魯的父親；卻像他的母親。他有着同樣纖弱的秀麗的面貌，同樣柔軟的灰色頭髮，同樣彎曲的小鼻子，同樣努起的孩子氣的嘴唇和長着柔軟的睫毛的灰綠色的慵懶的大眼睛。可是在性格上他像他的父親；那個不像他父親的臉的臉龐上流露着父親的神情；他有着老阿拉托夫的現三角形的雙手和凹陷的胸膛，啊，不該叫老阿拉托夫，他還沒有活到五十歲呢。在他父親死前，耶可夫已進了大學的物理數學系；然而他沒有讀完學程，不是由於怠惰，而是因為照他的想法，你在大學中並不能比在家自修學得多；他對文憑又毫不在乎，因為他並不打算進政府機關做事。他和同學在一塊兒感到羞怯，沒有交上什麼朋友，他在女人中間尤其矜持，他生活得極其孤獨，埋在書堆裏。雖然他有着一顆最溫柔的心，見了美人便要着迷，他在女人

面前卻竭力矜持……他甚至弄到了一件華美的英國紀念品，萬分傾倒地凝視着，（啊，真難爲情！）在那上面『彫刻得極美』的各種蕩人心魄的古爾娜拉司和媚多拉司的像……但是他的天賦的羞怯老是管住了他。在家裏，他常在他的父親的書房中工作，這書房又是他的臥室，而他的床正是那張他父親在那上面吐了最後一口氣的床。

他的整個生存中的基幹，他的忠實的朋友和伴侶是他的派拉多夏姑母，他一天中也不過跟她講十多句話，然而沒有她他連手脚都動不了。她是一個長臉孔、長牙齒的女人，有着蒼白的眼睛，蒼白的臉和一副永遠不變的半是落漠半是焦煩的陰鬱的神情。她老是穿着一件灰色的衣服，披着一件灰色的披肩，像一個鬼魂似的在屋子裏來去，脚步不出聲音，嘆着氣，喃喃唸着祈禱文——尤其是一個她最愛唸的祇有『主啊，救救我們！』這幾個字的祈禱文——一面非常精明地照顧着家務，每半分錢都計算到，什麼都親自採購；她疼愛她的姪兒；她永遠坐立不安地擔心他的健康——害怕着一切——不爲她自己，而是爲了他；她一發覺到極輕的毛病，立刻蹣手蹣腳地進來，放一杯藥茶在他的寫

字桌上，雙手輕得像棉胎似地敲他的脊梁。這種種的關切並不使耶可夫感到厭煩——雖然那藥茶他連碰都不碰一下——他祇是贊同地點點頭。可是他的健康實在沒有足以誇口的地方。他多愁善感，神經過敏，富於幻想，又害着心悸病，有時還害氣喘；他像他的父親，相信在自然界和人的靈魂中有着也許有時可以懸想然而卻永遠無法參悟的神秘；他相信某種有時仁慈，但是更多時候卻是惡毒的力量和感應的存在……他也相信科學以及牠的威嚴和重要性。近來他對攝影生了極大的愛好。在這項研習中所用的化學物的氣味成了他的姑母的大感不安的原因——仍然不是爲她自身，而是爲了夏，爲了他的胸膛；但是他雖然性情溫和，他的氣質中還是有一些固執，他堅持要進行他的心愛的研究。派拉多夏認了輸，祇有嘆氣比從前嘆得更多了，每逢她看到他的手指上粘着磺的時候便喃喃說起「主啊，救救我們」來。

我們已經說過，耶可夫對他的同學們十分矜持；他祇和他們中的一個交往頗爲親密，就在這個同學離開大學進了政府機關後，他也常見到他。他擔任了一個略有責任的

職位，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他職掌我們救主的教堂的修建，雖然他對建築學一無所知。說也奇怪，這個阿拉托夫僅有的名叫庫費爾的朋友是一個德國人，他俄國化得連一個德國字也不認識，甚至憎厭「那夥德國人」，這個朋友和他一無近似之處。他是一個黑頭髮紅面頰的年青人，快活而好說話，專在阿拉托夫盡力迴避着的女性身上用功夫。不錯，庫費爾常和他同進午膳和晚餐，甚至因為本人經濟不太寬裕，也常向他去借小額的金錢；可是這並不是誘使這個自由自在的德國人到這座沙鮑洛夫加的小小房屋來得那麼勤的原因。耶可夫的精神上的純潔和理想令他高興，這可能是和他日常所見到和遇到的一切的一個對照；也可能是這種對一個年青的理想主義者的喜愛到底洩露了他的德國的血統。耶可夫喜歡庫費爾的頭腦簡單的坦率，此外，他的關於那些他每次必到的戲院，音樂會以及舞會——耶可夫老打不定主意讓自己走進這個陌生的世界——的報告叫這個年青的隱士私下感到興趣甚至興奮，雖然牠們還是打不動他的心去親身經歷體會一番。派拉多夏對庫費爾表示歡迎；真的，她有時認爲他過於隨便，但是本能

地觀察到和領悟到他是真誠地喜愛着她的寶貝耶夏，她不僅敷衍着這個吵鬧的客人，還對他十分親善。

二

就在那和我們的故事有關的時候，在莫斯科住着一位寡婦，一位喬其亞的公主，一個來歷有些不明幾乎是可疑的女人。她年近四十；在她年青時期，她也許富有那種特殊的很快便消褪掉的東方美；現在她擦脂弄粉，把她的頭髮染成黃色。關於她的各種各樣的傳說到處散播着，這些傳說不完全是好的，也不完全是確實的；她的丈夫沒有人知道，她也從不會在某一個城市中久住過。她沒有兒女，沒有財產，然而不知她靠着借貸還是有什麼別的方法，她的家中任何人都接待。她有一個所謂俱樂部，招待着混雜的各色人等，大多數是年青人。在她屋子裏的一切東西，從她自己的衣服，傢具，桌子起，到她的馬車

以及她的僕人都有着某種祇求外表臨時湊合的特徵……可是顯然公主本人和她的賓客一無苛求。這公主出名是一位醉心音樂和文藝，愛護藝術家和天才的人，她對這些部門有着真正的興趣，甚至到了熱心的地步，這種熱心倒並非全是做作。在她身上無疑地有着一種藝術家的感情。而且她十分和藹近人，絕無虛偽傲慢的氣息，雖然許多人都不會看透，她本性上卻有一個好脾氣，軟心腸，性情和善的女人……這些正是她這類女人中少有的品德！——因為少有更顯得寶貴——「一個傻女人」一位聰明人說過她：「但是她無疑的會進天堂！因為她寬恕一切，她的一切也被寬恕了。」還有人說是當她在某一城市失蹤的時候，她留下的債主跟她資助過的人是一樣地多。一顆有求必應的好心。

我們可以料到，庫費爾總有機緣走進了她的屋子，他很快地便和她變得十分親密——長舌的人說他們太親密了。——他常是不僅愛慕她並且還懷着敬意地說起她；他喚她作一顆黃金的心——隨你怎麼說都好！他堅信着她的對藝術的愛好和對藝術的

理解有一天在阿拉托夫家喫過晚餐，在討論這位公主和她的晚會的時候，他開始勸耶可夫丟開他的隱士生活一次，讓他，庫費爾，介紹他給他的朋友。耶可夫最初連聽都不聽。

『但是你在想些什麼？』庫費爾最後叫了起來：『我們講的是什麼樣的介紹啊？我不過是領你去，就像你現在那麼坐着，就穿着你平時的衣服，和你一塊兒到她那兒去消磨一晚上。那兒不需要任何禮節，我親愛的人兒！你知道，你有教養，又喜歡文藝和音樂』——

（在阿拉托夫的書房裏確實有一架鋼琴，他有時候也在短鍵上彈幾下）——『她的屋子裏所有這些玩意儘有的是，儘有你的的一份……你在那兒還會遇見志同道合的人，他們一點也不胡鬧說實話，在你這年紀，又有你這樣的外表，（阿拉托夫埋下了眼睛，頹然搖搖他的手）不錯，不錯，又有你這樣的外表，真的你終不能這般老避開社交，避開這個世界啊！怎麼，我不是領你去見那些將軍們啊！說真的，我自己也不認識什麼將軍……不要固執，親愛的人兒！循規蹈矩是件好事情，頂值得稱讚的……但是爲什麼要上苦修的當？你又想做和尚！』

阿拉托夫還是固執不從；可是庫費爾發現派拉多尼達·伊凡諾夫娜成了他的意想不到的盟友。她雖然不十分明白苦修這字是什麼意思，她也認為親愛的耶夏稍為娛樂一下，見見世面，出出風頭不會有什麼害處。

「尤其是，」她接着說，「我對費爾與杜爾·費杜里奇有十足的信心！他不會帶你到什麼壞地方去！」「包我還您一個不折不扣的處男，」庫費爾喊道，派拉多尼達·伊凡諾夫娜聽了這話雖然相信，卻免不得不安地望了他一眼。阿拉托夫臉一直紅到耳朵邊，不過不再反對了。

結果是庫費爾第二天領他在公主那兒消磨了一個黃昏。然而阿拉托夫在那兒沒有待多久。第一阿拉托夫看到那兒差不多有二十個男女客人，也許是些志同道合的人，可是究竟是生人，這情形叫他不自在，雖然用不着他說多少話；這比什麼都叫他害怕。第二，他不喜歡他們的女主人，雖然她十分親切真摯地接待了他。她周身的一切都叫他歡樂；她的粉飾的臉，她的繃縮的髮髮，以及她的膩膩的蜜似的聲音，她的尖銳的笑聲，她

的眼珠轉動往上看的模樣，她的過分袒裸頸項的衣衫，還有那些粗胖的光滑的戴滿戒指的手指……他遠遠地躲在一個角落裏，不時急速地端詳所有客人的面部一下，連一張張的臉都來不及看清楚，然後死死地望着自己的腳。最後一個瘦面孔長頭髮，眼鏡嵌在緊蹙的眉間的無聊樂師在大鋼琴前坐下來，舞起雙手一下下掃在琴鍵上，腳踏著踏板，開始亂彈起李斯特^①的一支用瓦格納^②樂旨作成的幻想曲來的時候，阿拉托夫再也受不住了，偷偷走出，心中懷了一個模糊的痛苦的印象回家；在這個印象上面卻有什麼無可理解的然而又是重大而令人煩擾的東西掠過。

三

- ① Franz von Liszt (1811—1886) 匈牙利鋼琴家。
② Richard Wagner (1813—1883) 德國作曲家。

第二天庫費爾來同進午餐；他並沒有絮說起昨晚的事情，甚至連阿拉托夫的匆匆離去也沒有責備，祇是惋惜着他不會候到晚飯後再走，他們喝了香檳酒（諾夫哥洛德釀造的，我們不妨說得着重點。）庫費爾也許知道了這麼吵擾他的朋友是一個錯誤，阿拉托夫確實是一個「不適合」那種場合和生活方式的人。在阿拉托夫一方面，他也絕口不提公主以及昨晚的事情。派拉多尼達·伊凡諾夫娜對這第一次嘗試的失敗不知道高興好，還是惋惜好。她最後終於認定這樣出去於耶夏的健康有損，因此感到了安慰。庫費爾喫過午飯就走了，他有整整一個星期沒有現身。並不是他惱恨他的提議的失敗。這個好人不能這麼做，而是顯然他遇上了什麼好事，佔據了他全部的時間，全部的思想；因為就在以後，他也難得到阿拉托夫家來，來了也是滿臉心事，很少說話，一下子便不見了……阿拉托夫照舊生活下去；然而卻有一件鈎似的東西刺着他的靈魂。他不斷被一些回憶苦惱着，他自己也說不清楚是什麼，這些回憶都和他在公主那兒度過的一個黃昏有關。儘管如此，他並無絲毫再到那兒去的意思。那個世界愈來愈和他背道而馳，其中